

红军浴血战

周 纯 麟



红星耀西陲

周 纯 麟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文字整理

陈识金

责任编辑

陈震彬

封面设计

王国玲

红星耀西陲

周纯麟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乌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100千字2插页

1987年3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3700

ISBN 7-228-00516-3/I·174 定价：0.85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绝处逢生见到党中央代表	(2)
第 二 章 “新兵营”里广开学路	(14)
第 三 章 陈云同志的亲切教导	(22)
第 四 章 李先念同志的表率作用	(29)
第 五 章 邓发同志教我做友军工作	(36)
第 六 章 在骑兵四十八团当少校连长	(49)
第 七 章 戈壁滩上的战斗	(58)
第 八 章 狱中斗争的日日夜夜	(65)
第 九 章 黄火青同志接我们出狱	(85)
第 十 章 陈潭秋同志的关怀和教导	(95)
第十一章 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勉励	(108)
第十二章 历尽艰辛回延安	(113)
附 录： 重返当年旧战场	(122)

引言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从经济资源上来说，它是一块宝地；从战略地位上来说，它也是一块要地。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活中，曾先后三次去过新疆。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是在祖国解放三十年以后，坐着飞机去的。这两次，我在飞机上，耳边听着《新疆好》这支节奏轻快、曲调悠扬、有着浓郁的维吾尔族风味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宽又大、积雪融化灌农庄”，眼底尽收天山南北一切大自然的美：壮阔的山河、丰饶的绿洲、肥美的草原、苍翠的森林、无垠的戈壁瀚海……都使我心旷神怡，兴奋异常。而我第一次去新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红西路军经过河西走廊的血战，到达新疆时，已经九死一生，班不成班，排不成排，马上没有鞍，肚里没有粮，枪里没有弹，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特别是在茫茫的戈壁大沙漠里，我们前面道路不明，后面仍是追兵，既饥渴又疲惫不堪，几乎陷入了绝境。

每当想起四十年前这第一次进军新疆的情景，许多往事就会一下子涌到我的面前……。

第一章 绝处逢生见到

党中央代表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了西路军，由甘肃西北转战到石窝时，已只剩下两千多人了。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全军损伤太大，已无力在河西走廊寻地立足，于是在石窝山上召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打游击。一路由王树声、孙玉清同志带领五军、九军及总部妇女团的约一千多人，为右支队往东行；一路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带领三十军及总部机关成员约一千多人，为左支队往西，再转往西北走。

我当时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三营当教导员，属于左支队。我们翻过重重叠叠的雪峰、深谷，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枯丛，走过比翻雪山、过草地还要艰难困苦 的祁连山，在安西攻城没有得手，后又被敌骑兵紧紧尾追。

我们且战且退，经王家围子，向西转移，一亡撤到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红柳园子的东南面。可是不久，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敌军又在红柳园子将我们团团包围。形势非常危急！

我们营原来担任后卫，掩护军首长和部队转移。这天

下午，我们正守卫在红柳园子东南的乱石山上，利用这里高原丘陵的山岗作掩护，准备和敌人拼到底。敌人射击时，我们躺着不动；等敌人一冲到眼前，我们就一声喊杀，跳起来和他们拼大刀。我们的副营长谭庆荣，带着九连在前沿与敌人拼杀。九连的机枪被敌人夺去了，而九连同志用大刀砍死十多个敌人之后，又把机抢夺了回来。到黄昏时，我们已杀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只见我们前面，躺满了断头缺臂的敌人死尸。当然，我们部队的伤亡也相当惨重。天黑的时候，敌人改变了进攻方式，纠集了大批的骑兵和步兵，在我们的阵地上反复冲杀。这时，敌人又迂回到我们军部指挥所后面，那里手榴弹、炮弹不断地爆炸，喊杀声震耳，敌人硬是把我们仅剩的一点部队冲散了！

没有办法，我和营长赵正洪同志只能按照上级指定的方向，进入荒漠戈壁滩，并沿着路旁边的电线杆，拼命地往西北方向跑。

跑着，跑着，在一个山岗边上，我们看见营部的两个通讯员，一个叫王崇国，一个叫冉先明，正牵着我和营长的两匹马，等着我们。我和营长真是高兴极了！我们跃上马之后，猛加了一鞭继续地往前奔。

不多久，就看见了 我们二六八团（当时叫一支队）的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骡，有的骑毛驴，有的骑骆驼，还有的两人合骑一匹马。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道，进入了戈壁滩。我们清点了一下人数，总共有十八个人。这时候，我们已经溃不成军，班不成班，排不成排，更谈不到团、营、连的建制了，而且每个人的衣服都已破烂不堪，肚子里饿得

咕咕叫，嗓子里也渴得要冒烟一样。

茫茫戈壁，一片漆黑。没有道路，没有向导，没有指北针和地图，往哪儿走？我们起先徘徊徬徨。后来，我们才商量出一个办法：先利用北极星辨别了方位，认为顺着电线杆向前，基本上是西北方向。于是，我们一致决定：顺着电线杆，向西北方向去。

戈壁平坦如镜，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只觉天地相接，万籁无声，宇宙间似乎唯有我们几人几骑。我们虽然久经疆场但身当此境，仍不禁产生慄慄之感。

我们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又饥又渴，就到路旁的一个叫马莲井的马站里，要了一点水喝，并搞了一点面疙瘩吃了（戈壁滩里，马站与马站之间，相距马走一天的路程，而且大多数马站都只有几户人家，水也很少）。吃完之后，我们又骑着各自的马，继续往前奔跑。

戈壁滩上，广漠无际，除了一丛丛枯萎的骆驼刺外，都是暗灰色的沙砾。这日天气忽然热了起来，大漠之中，气候变化剧烈，往往一日之内数历寒暑。夜晚，塞外的寒风一吹，凉如冰雪，冻得我们直打哆嗦；白天，烈日当空，沙砾又热似火炭，人和马身上的汗水都是一次次湿透又一次次被热风吹干，我们想找个阴凉地方休息，四顾茫茫，尽是沙丘，又要提防后面的追兵赶到，所以只得忍着饥渴和酷热，继续挥鞭策马，拚命赶路。

正当大家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头晕脑胀，嘴唇干裂的时候，忽听到一位同志用嘶哑的声音惊叫：“看！前面有河！”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远方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条蓝湛

湛的河流，河的对岸是翠绿的森林。可是，我们振奋精神，赶了一程又一程，却始终没有找到，前面的河流仍是那么遥远。这时，我们才终于明白：这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望梅难以解渴。

我们只好强忍饥渴，又马上加鞭，经过一阵奋力地奔跑终于在黄昏时分看到前面有一抹岗峦。

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冲出去，山石间云雾弥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我们在奔近时，忽觉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我们不知道峡谷上住着什么人，也不知道是否住着马匪军。因此，我们就不敢前进了。

怎么办呢？我们的杨团长、刘政委和饶参谋长商量之后，决定先由饶参谋长单人独骑，到前面去侦察一下。

饶子健参谋长平时作战身先士卒，非常勇敢。昨天在红柳园子东南乱石山突围时，他从敌人手里缴来了一匹大灰马，更是如虎添翼。现在，他看见眼前十几个疲惫不堪的亲密战友，便自告奋勇，要求上前去侦察一下情况，以免遭到不测。当时约定，如果峡上住的是敌人，他就立即掉转马头，往回奔，我们也就往回走；如果峡上住的是友军，他就招招手，我们就迅速往前去。显然，饶参谋长的这次侦察任务，带着很大的危险，他行前已做好牺牲自己，保存全体的思想准备的。

他骑在马上，显得异常的镇定，勇敢地催马往前走。当他骑着马跑到峡口前面时，守卫山口的两个哨兵高声地喝问：“哪一个部分的？”

“是朱、毛的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饶参谋长大声的回答。

哨兵听了饶参谋长的答话，就向后面招了招手，高兴地喊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接着，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军官，上前握住饶参谋长的手，连忙说：“你们辛苦了！”然后，饶子健参谋长便向我们高兴的招手，要我们上前，到峡上去。这时候，我们紧张万分的心情才松了下来。很快，我们就牵着各自的坐骑，进了峡口。峡内两旁石壁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峡内岩石全系深黑，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时已近初夏，峡内仍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不过，我们当时饥渴交加，都无心欣赏罢了。

当杨团长、刘政委带领我们到达峡上时，受到了盛世才边务处驻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的热情接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不住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好好地休息！”

王孝典主任告诉我们说：“这里叫星星峡。”

这时候，我再仔细观看了一下。这才发现，星星峡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间的一个峡口。听别的同志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联接新疆与内地的驿站、要道，也是由此通往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东北部各国的必经之路。

当时，驻星星峡的武装人员，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新疆友军，是盛世才一个边卡部队哨所的一部分。

一九三六年底，陈云（化名史平），滕代远（化名李广）、冯铨（化名小李）、段子俊、李春田（化名老太爷）等五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从莫斯科来新疆，专门迎接西路军的同志到新疆。王孝典等人就是经过我党中央代表与当时伪装进步的盛世才联系之后，由盛派出，在星星峡等候和迎接我们

的。王孝典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已等候你们多时了！这几天，我们天天盼，日日等，也经常派人打听你们的消息，只知道你们在河西走廊打得很激烈，却不知你们的具体情况，现在总算把你们等来了！”

王孝典把我们招呼到屋子里去休息。当时，星星峡很多房子都被早先盛世才和马仲英争夺新疆时烧掉了，现在只剩下些没有房顶的山墙，只有王主任和一个班住的房子。但是，他们很热情，硬是把我们拉到他们让出的屋子里，给我端来了水，要我们洗脸、洗手，坐在他们铺着雪白床单的床铺上。大家互相对视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身上都是虱子。再看看手又脏又黑，满手尘垢，我们真不好意思去洗。当新疆友军劝之再三，我们只好洗脸洗手，洗了一盆又一盆，但盆里的水仍然浑得象酱油一样。

洗完脸和手后，新疆友军又客气地招呼我们吃饭及到床铺上去休息。我们看看自己破烂不堪，沾满沙尘的衣服，看看床上雪白的床单，真不敢上去坐。但是，新疆友军不仅硬把我们拉到床上坐下，而且晚上还硬把床铺让给我们睡了。

照理说，我们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在甘肃靖远县的虎豹口西渡黄河以来，至今已有六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好好地睡过一夜好觉了。今天，在新疆友军的热情招待下，我们有机会在屋子里的床铺上休息，依照每个人疲劳的程度，是应该美美的睡上一觉了。可是，我这一夜，却象睡在针毡上一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因为我们当时到达星星峡的只有十几个人，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等首长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还没有来，甚至于不知道他们当时是生是死，我们

心里怎能不焦急、不忧心重重呢？！

第二天，国民党新疆边防公署督办盛世才，在给星星峡哨所的电话里说，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接受了马步芳的命令叛变了，他不仅派人把哈密的银行、商店抢了，而且已派出一个骑兵连，向星星峡方向来，要缴我们的械，并要我们注意警惕。

形势一下又变得紧张起来了！

我们的杨团长、刘政委、饶参谋长，立即与王主任（我们当时都亲切地称呼王孝典为王主任）及我们几个营里干部一起研究对策。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只有几支短枪，没有长枪。经研究决定，星星峡办事处把哨所这个班的长枪借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利用后山上现成的几个土碉堡进行守卫，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后山上，几个土碉堡之间，相隔不到几百米远。碉堡下面，就是星星峡办事处的住房。这一夜，除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之外，我们都分别蹲在三个土碉堡里。

这天晚上，我们没有睡，在碉堡里一面用木材烤火，并将碉堡的门堵牢，一面随时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当时，我们虽然人少枪少，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利用碉堡，凭险面守，就一定能坚持住，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远远看到一辆卡车向星星峡开来。当时，这辆卡车上的人究竟前来干什么？他们叛变没有，我们还不清楚。当他们进到星星峡哨卡以后才知道是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派来的副团长和副官长。他们气焰十分嚣张，要我们把枪打成捆，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到哈密去受“奖”，其余的就地等待命令。这样，情况已很清楚：他们是要来缴

我们的械，要我们投降。这当然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难道我们西渡黄河，千里艰苦跋涉，一路浴血奋战，来到星星峡，就是为的来当尧乐博斯的俘虏吗？！

这时候，我们的杨团长、刘政委、饶参谋长和王主任立即进行研究，很快作出决定：把这两个家伙处决掉，并把这个任务交给曾玉良、我和其他几个人去执行。

我们很快把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捆了起来，拖到对面山沟里。起先，他们以为我们人少，不敢杀他们，仍然非常傲慢，特别是那个副团长更是嚣张，他仰着头，毫不在乎。可是，当我用王主任的长马刀，将那个尧乐博斯的副官长一刀劈成两段，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个副团长便吓傻了，象个漏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泄完气，瘪了下去。他跪在乱石嶙嶙的后山沟内，不住地磕头，求我们饶了他们的狗命，放他回去，并说他回去之后，他一定在尧乐博斯司令面前多多美言我们几句。我们既没有被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我们心里自有主张：如果放他回去，那就等于放虎归山，我们的“底”就给他摸到了。如果尧乐博斯知道我们的人不多，派更多的兵前来，那我们就会后患无穷。想到这里，我又举起长马刀，“咔嚓”一声，将他劈为两段。然后，曾玉良和我，一人飞起一脚，将他的两段死尸踢下山去。

解决了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后，我们一面继续在星星峡守卫，一面利用他们“送”来的汽车，打上红旗，沿着我们的来路，去寻找走散的同志。当天下午，我们就在三十里外接回了一些同志。

到了第三天，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等首长

看到我们的汽车扬起的尘烟，也就寻找着前来。原来，他们在乱石山向东北方向走时，被敌人骑兵冲散之后，就沿北戈壁滩前进，跨过荒无人烟，无草缺水的大戈壁，行军三天三夜后，才到达星星峡附近。这时候，虽然我们与李政委、程代军长等首长分别才几天时间，当在星星峡又见到他们时，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同志与我们紧紧握手。我们相互细看，叙述几天来的情况，悼念英勇牺牲的同志。可是，我在刚来的人群中，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与我在一起当过通信员，并舍身救过我的姚运良同志，脸上的眉头又不自觉锁了起来。

第四天一大早，我就跑到星星峡口一个高坡上去焦急地了望等待。终于在这天傍晚的时分，我才盼到姚运良同志的到来。我迅速地跑过去，紧紧抱住他的身子，半晌都不舍得松开。这天夜里，我和姚运良同志在一起。我一面替他捉身上的虱子，一面听他叙说在戈壁大沙漠里艰难困苦的情景。他告诉我，那天在乱石山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之后，他逃进了大沙漠。不一会，风沙刮来，人被卷得好远，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后来，他在沙漠里遇到了其他几位同志，才算找到了伴，合了群。最困难的还是渴得慌，到处找不到水喝。实在忍不住，他们就你的尿给我喝，我的尿给你喝。其实，人饿极了，渴极了，尿也少的可怜！特别是他，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负了伤，伤口还在发炎、化脓，更是比其他同志困难。我替他捉了身上的虱子，又给他洗了伤口，并且用布包扎好时，我看到他的伤口还在化脓，心里非常难过。可是，他却非常乐观地宽慰我说：“不是挺过来了吗？过几天，到了省城，有医有药，很快就会好的！”经他这么一说，我的情绪

也渐渐平静起来。

这一天，李政委、程代军长还派出了一个排的部队，乘坐那辆卡车，往哈密方向去阻击尧乐博斯。当时听说尧乐博斯派来的一个骑兵连到了苦水。结果，我们的部队跑到半路上，敌人却已经从东南三十多里的一条名叫骆驼道上，骑着马向青海方向跑了。几天来，我们红西路军失散了的部队，先后陆续来到星星峡的已有四百多人。开始两天，部队到了星星峡之后没有粮食吃。党中央代表就叫盛世才从省城派飞机到星星峡上空，空投了面粉、馒头、馕等食品和衣服、枪枝。

在星星峡，我们虽然有了吃、住。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仍很焦急，盼望着党中央代表早日到来。我和曾玉良等同志还常常到山口去翘首远望。想啊，望啊，终于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党中央的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带着四十多辆汽车，亲自从今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来接我们了。当我们四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见到党中央代表时，个个欢腾雀跃，人人热泪盈眶。党中央代表为我们想得非常细致，非常周到，从吃的到用的，从穿的到戴的，都带来了。有盐油、棉衣、衬衣和枪枝、弹药、手榴弹，甚至连学习用的铅笔、本子、娱乐用的扑克、象棋，都应有尽有，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统统换了干干净净的新衣裳，新帽新鞋。过去头上戴的那种又破又脏的皮帽子，身上穿的那些五颜六色又破又烂的破衣服，都统统被换了下来，身上的虱子也清除干净了。只是在换帽子时，大家都不愿意戴有青天白日的帽徽，几乎所有的人都把青天白日帽徽撕掉了，换成红五星了，经组织上做了许多细致的象棋，都应有尽有，我们从头星悄悄摘下来，有的装进衣袋 干干净净的新衣裳，新帽新鞋。在新帽子

里，一直戴在头上。

换好衣服之后，我们全体同志在星星峡附近山沟里整队集合。等待上车出发的命令。出发前，我们听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的简单讲话。陈云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向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来迎接你们！我们借了几十辆汽车接你们，然后听候党中央决定行止。”陈云同志讲完话。就立即命令我们上车出发。

走了九十多里路，我们到了苦水休息。在休息时，陈云同志看见我们有的同志流露出灰心丧气的失败情绪，在苦水南边的戈壁滩上，又一次向我们讲了话。他亲切地安慰我们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你们勇敢战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战到这里，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了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光看到我们现在只有四百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现在四百多人就将扩大为四千、四万甚至于四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你们虽然失败了，剩下的人也不多，但是你们很辛苦，你们能来到这里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用金子也买不来的！你们在星星峡换下来的衣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现在准备拿到莫斯科去展览。希望大家要爱惜自己，恢复身体，到驻地后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好 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云同志看到我们个个两颊塌陷我们现在四百多人就将扩大为两条任务：第一，